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33



清儒學案卷七十一

惺齋學案

天津徐世昌

昭和十五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惺齋學案宗程朱窮研經史務深入有心得兼綜天文厯法
算術音律之學世但取其演句股之書列諸疇人則其尤
著者也述惺齋學案

王先生元啟

王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授知縣發福建
卽用權知將樂僅三月而罷在官釐訟獄禁菰博設十家牌立
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橋梁道路凡諸實政悉殫心
力爲之復議平鹽價離客心害其法爲蜚語聞於大府遂被黜
其將去也民有訟未決者力請決先生出聽之自晝徹夜至旦

而事畢則代者至矣羈管待質民訟言其枉爭爲奔走久之事
自出主書院在福建則延平之道南仙游之金石邵平之樵川
順昌之華陽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灤源蒿庵曹
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前後掌講席三十年所成就
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著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
子爲宗其考古也一本於論世知人之識確乎有以辨其眞僞
而精心密察爬梳抉摘不使有片言隻字之疑訛嘗曰我無他
長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已治經尤精於易有講義治四書
亦有講義大學先成治史漢合諸本校正於史記律厯天官三
書漢書律厯志有正譌爲文宗昌黎有讀韓記疑治天算有厯
法記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雜論而句股衍一書因繁求簡尤
爲疇人家所重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通論術原及開平方方法爲

句股因積張本次論立方次論和數開立方乙爲相求法之綱
要丙又卽相求法逐則分析其義通爲九卷他若韓非子歐曾
王諸集孫可之文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各爲校正平法葦葦
矻矻至老不倦疾將革猶補注易下經至旣濟止易簣前一日
呼子改定韓集記疑順宗實錄條中二字卒年七十有三易大
學講義史漢正譌及考定先師廟制諸文合爲惺齋雜著其詩
文爲祇平居士集

參史傳 疇人傳 翁方綱
撰墓志銘 張士元書事

校正史記月表

史記月表因秦楚之際世短變繁難以年計故十八王皆以始
王之月爲一月其先已立國如趙歇齊市燕廣魏豹韓成止承
前月爲數並不書一月蓋以厯月多少別其享國之久近非謂
始王之月每歲必改稱一月也今表于丙申建卯之月西楚衡

山九江雍燕五王皆書二年一月前此二世一統書年子嬰爲王卽不書年惟義帝曾爲天下共王故于爲懷王之十三月書年卽帝位之寅月書年至丙申十月被弑卽不書年十月之朔義帝猶在漢未一統亦不書年似乖史法且以一月代正月則不辭謂五國獨改卯月爲歲始則非實又張耳以十一月王趙英布以七月王淮南歲以十一月七月爲一月稱名尤不順惟漢封韓王信在二年十一月是年有後九月適足十二月之數故于漢三年十月特書二年一月較爲近理然已不免自亂其例故今于俗本所書二年一月悉改十三三年一月悉改二十五庶不謬史公本旨他若二世二年九月齊表田假走楚下有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十二字當列後九月楚殺假乃出兵之上今列前九月乙未十二月楚表八月下當有諸侯尊

懷王爲義帝八字今列義帝元年一月下是爲錯簡其錯簡之重出者若二世二年十二月陳涉死楚魏二表並列三年端月齊表多添項羽怨田榮分齊爲三國十字是年六月趙表添張耳從楚西入關七字是皆後文之錯見於前者漢王出滎陽在三年六月表於四年四月復書之是前文之複衍於後者又加乙未十二月齊表項羽怨榮下衍殺之二字漢三年十月趙表漢滅歇下衍立張耳三字英布王淮南張耳王趙皆在漢之四年五年正月復衍淮南國趙國等字悉宜刪去至脫文譌字及舊注舛謬處則隨事覈正不能殫述若夫諸表經緯之度前後不同隨時分合史公具有深意如世表以世爲經然自黃帝以下有顓佺堯舜夏殷周諸屬爲緯則兼列縱橫二格自帝泄以下有經無緯則至殷代帝辛之亡凡更三十八帝止用縱格直

書至周武王伐殷又有魯齊等十一國爲緯則仍列縱橫二格然而王朝所占分數獨寬取其便于紀事故不與諸國一例六國年表始皇既并天下更無他國可書則其後皆用直書月表前列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九國其後項羽立十八王并義帝西楚凡二十今表義帝下別餘一空格總計橫格二十一考漢表河南下留一空格爲漢五年別置長沙國地史表但取格中有空卽書故列長沙于河南屬漢爲郡之後其說別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或欲用十二侯表之例燕下虛列一格爲後吳壽夢以下作地亦得多添格數似非史公本意又自田榮擊殺田市田安之後三齊當并一格欣翳降漢臧荼殺廣之後須減去塞翟遼東三格義帝既滅楚項當并一格殺邯虜豹之後雍魏二格須減去三年十月之後常山代二格須減去十二月後并

須減去九江一格張耳王趙當并趙代爲一格擊殺田廣之後并須減去三齊至二月王信仍并三齊爲一格五年十二月後減去臨江一格正月韓信徙楚漢并三秦三齊通七國爲一格凡此總期無失史公本指要于原次無更惟九江改封淮南衡山爲其屬郡中間不宜閒以臨江一國三秦并漢塞翟最先不宜爲雍所隔考前項梁之起在武臣王趙之後表取楚項地比易合爲一特爲先項後趙今倣其意列九江于衡山之上降雍于塞翟之下當亦史公所許因見後代史表字數必拘一例首行既定後雖有經無緯亦必局書一格之中以致曳白累幅觀者厭之余于三代世表六國年表見史公翦裁鎔鑄隨宜變化之方月表前半分楚爲四分齊爲三關中爲四分燕爲二分魏爲殷分韓爲河南其由少分多之法史公蓋自言之後半獨不

能由多改少是謂不充其類輒意爲斟定如左舊本傳刻甚多
今故不復重列止錄考定今文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當不至罪
其妄作

句股衍總序

句股衍相求之法參以和較得七十八則立表測量又得求高
求深求遠三則重表亦然求句股中函之數則又有羈積之數
容員容方及容縱方之數彼此相求又得二十三則由句股推
之以至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而爲句股此中裁截之法猶不
與焉其術亦繁矣哉舊算書簡略不備者無論詳者復錯雜無
緒而於疑難諸法往往取徑太迂運思太拙閱之反亂人意嘗
試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定爲相求法百有八則錄諸別紙擬
於暇時依次研求創爲新法以曉學者多事卒卒未能甲申秋

仲臥病重華書院一切筆墨之緣都絕思理前緒遂得一一盡
通其故其中運思布算時比舊法爲直截而舊法亦不敢沒則
附見焉以資參考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求而得
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
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二法以該西術三
角之算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爲涉獵不
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
周髀不能越其範圍之外也書成總凡百十四則名之曰句股
衍使從游之士錄而傳之雖無關窮理之大要以之啟誘童蒙
亦未必非小學之一助云

文集

與沈鷗江論句股書

來論索弟新著算術既乏鈔胥又槩本塗乙處多非明於此術者傳寫必多舛戾故不能奉寄恐虛來意輒就句股一門撮其大要略爲足下陳之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卽可以求句股弦各無零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爲主倍中率爲股首末二率相減爲句相加爲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以句股弦爲正數兩數相加爲和數相減爲較數又有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三數相加減弟名之爲兼三和較凡正數和數較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數卽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七十八則與中函積數相求又得一十六則統凡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

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之法猶不與焉蓋其法亦繁矣哉今取相求法九十四則分十二目今又增衍至百三十臚敘別紙呈覽庶幾所謂智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謂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一句股分兩句股卽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不成句股分兩句股卽西法三角算術所由名弟則總以句股該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句同數者合爲一形卽爲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爲兩則所謂中垂綫者卽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隅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平

句股外尚有弧句股法更非筆舌所能盡姑俟異日奉白可耳
凡此雖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第悉出弟之新
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自以臆定者更有
舊法所不設而以意補入者承下問諄諄數千里手書遠及不
敢不獻其愚其他非相見不能盡

附錄

先生撰史記正譌自序曰余考定史記皆仍其原文別加識別
如闕文用左氏春秋戰國策漢書補入者用朱書三書之所不
載則用穆天子傳例爲口以空其處譌字則於字外加口復朱
書本字於下衍字則用側書仍於字外加口以別於註又史記
自兩漢時未有訓釋讀者往往以己意記注傳寫攙入正文誤
升爲大字遂使文體割裂首尾不貫今用孔穎達諸經正義之

例於後儒傳注雖用正書縮爲小字使不與正文相混

史記正譌

史記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索隱卽謂此文似數
錯未暇研覈其後注家皆未得解先生謂上者宮也不言宮而
言上者蒙上文上生爲義明乎上之爲宮也雖指黃鐘一律實
則六十調之通例商八以下言律管長短之度當云羽七角六
徵五宮字誤徵九二字衍又云上生下生諸說不同史不云宮
九商八而曰上九商八上卽宮之別名就五聲二變中較其律
管之最長者無逾於宮故名之曰上宮旣爲上則徵羽爲下而
商角之爲上又可知上生之義古無明訓獨此文上九一言蒙
上上生爲辭乃其的解一言而足息羣紛尤徵史筆爲特表而
出之

同上

天官書先生析爲七章一經星二五緯三二曜四異星五雲氣

六候歲七總論自題略曰此書敘周天列宿於其句圖隨兌之形前後向背之勢縱橫指畫宛列目前又無一語爲近今人能道者決其爲史公親筆無疑中敘五緯宜備列其行度疾徐以備後人之考驗今顧不爾者天官書前無所承史公首創爲之不能如後代測驗之詳故但約舉大綱以存占候之舊其的然知爲史公手筆者每章不過數語而已後之讀史者勦入各家星厯之書以附其後故其文茅葦塞望觀者厭之然其中亦有不忍盡割者稍取其勁質典雅義可研究者仍作大書其餘直寫星經無所發明者概從小字書之庶讀者無厭其煩焉同上先生詳稽典制尤重於祭禮定於冬至祭始遷之祖歲暮兼及已祧之主吳江陸朗夫聞之以爲祭逾四代有違禮制先生迭書申辨務申己意又時有毀瘞祧主者先生不謂然作兩論力

辨之言甚切至又嘗詳考古今先師廟制次爲歷代廟學聖賢位次配享從祀殿廡諸篇乾隆二十三年高宗幸曲阜將赴山左上之而未行刻附雜著後又次入集中祇平居士集

先生曰韓子原道篇謂道必合仁義言之自孟子後無人敢作此語而後儒學孟子者反譏之其答侯生書以反身而誠釋聖人踐形之義自周子通書未出以前無人能作此語而後儒學周子者又往往於韓子多微辭竊謂善學孟周者無如伊川程子伊川於漢後諸儒皆不滿獨不敢苟疵韓子謂韓子晚年文字未可易視蓋其所契者深矣余幼讀韓文見後儒妄肆譏評心竊非之研求五十餘年始知韓子之學上承孟子下開周子者如是同上

先生文宗昌黎撰讀韓記疑又據其詩考定德順憲穆四朝行

事及公一生遭際經歷爲附錄一卷以補洪氏年譜所未備於宋推歐陽氏於明推歸氏有所述作不失尺寸與友朋論文書尺往復數千言守先民矩矱維謹同上

先生宰將樂在官僅三月將樂山縣民浮險競利而輕生又好蒲博山深林密盜賊竊發先生視事已迫歲暮先出教風諭乃於城內外擇地設壯丁巡邏夜分躬步行檢察遇小闕立懲盜竊私博蹤跡驗問皆獲之民遂無犯禁者故事米貴勸富民糶積粟久而弊生上富次富里長意爲低昂限期畫地以糶先生令諸大戶互報餘米以糶盡爲度米少者不强四門通糶不限方隅其始升米值錢二十四尋減至十五故事斂稅必次年五月畢收先生選廉幹持印信分往各鄉就徵吏洗手奉法民皆歡輸而月而畢先生用法不苛但持之以信不肯二三其區處

公私精力能推行之民無不感戴

張士元書事

惺齋交游

萬先生光泰

萬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年舉於鄉先生才思富贍讀書穿穴經傳詣極精微於小學音韻皆有所得其卓然獨絕者爲天算之學上自經史以至明之三厯駁正龐迪我利瑪竇之說布算了識者歎其神妙梁詩正續修通考延先生董其事卒年三十九所著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

參史傳

附錄

惺齋曰亡友萬光泰循初最精音韻之學然自謂達心而拙於口屢索余代爲疏解頃余被罪幽居偶憶初入京師得國書讀

之頗略曉其聲類分合之故因追爲之解如右今人讀侵覃以下諸音與眞文相混讀國書可知其有別又如綠衣詩以風叶心招魂亂以楓叶心朱子楚詞辨證中頗有論說今國書風與心南同列一音又詩以儀叶何以施叶磋禮記以且訓祖今韻魚虞中畚塗等字時或錯見歌麻第一字頭又可知古韻本自相通也惜無由與同學故人一相質證又歎循初今日遂已無此日月而余視息尺寸之區亦日以槁死爲虞不覺掩卷茫然百感交集也

王元啟國書解書後

清儒學案卷七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二

天津徐世昌

抱經學案

抱經奉父師之教爲勞餘山再傳弟子後乃以考訂校讐名其學博采眾說擇善而從往往折衷於義理此其異於揭漢學之幟以排擯宋儒者述抱經學案

盧先生文弼

盧文弼字紹弓一字檠齋晚號抱經餘姚人遷居杭州父存心爲勞餘山史弟子語見餘山學案母馮山公景女也先生生而穎異承庭訓又濡染外家餘緒長爲桑弧甫調元壻遂師焉故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考授內閣中書壬申成二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直南書房累遷侍讀學士典廣東

鄉試督湖南學政以條陳學政事不當左遷乞養歸厯主江浙書院講席以經術教士士望歸之風氣爲之一變乾隆六十年卒年七十九先生篤於內行服膺宋儒潛心漢學實事求是精校讐之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如經典釋文例摘字注之名曰羣書拾補凡三十八種以行世所自著書有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皆使學者覬正積非蓄疑渙釋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

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金壇段氏懋堂稱爲不磨之論云

參段玉裁撰墓志 江藩漢學師承記 繆荃

孫儒學傳稟

文集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

世佐

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恆數焉

見其手儀禮一經竦眾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

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褻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載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蘄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洎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

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總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簡錄者也載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尙留世閒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羣書拾補小引

文昭於世閒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茲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已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并

清儒集卷十一
三
受益矣余灑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拂也意亦怵怵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剞劂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譌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卽一書之譌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

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尙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竄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

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書尙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羈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閒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畫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石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乎不損本真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闕入也余念此書闢經訓之菑畚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己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

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閒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考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殽亂本書

校刻白虎通序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并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留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考覈信

清儒學案卷之二十一
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考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考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

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眾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儻泥其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考余又奚贅

重校方言序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眾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簪行閒或取名刺餘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衲衣其散皮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齋齊傳饗之類凡舊所傳本皆

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摭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昭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案鼂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

清儒學案卷之二十二
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關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新校說苑序

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讐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互校讐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

斷在不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言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傳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傳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

之末外戚方盛而宗室疏遠至不合得給事朝省子政忼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己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且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蘧伯玉得罪於衛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運正義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輒改者多矣校讐既訖略書其所見如此

重校經史題辭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貿貿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

禮爾雅亦嘗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冀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卽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既多校者不一手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之君子亦當有并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疵類亦易尋求諸本中要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於斯小學浸廢六書失真點畫形誤不可徧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庶

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有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譌誤者不能盡加別擇因始發憤爲之刪訂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鏜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

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正字於郭京范諤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刊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語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合亦閒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蓋正義本自爲一書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語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間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併爲校之輔嗣略例余案頭

清儒學案卷之十一
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詡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既
觀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
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
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
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然者則正以其不持
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於後世也既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
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
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
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
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

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
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書
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
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
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
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
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
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趙邠卿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多被增
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作疏者徑削去

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
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
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
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
而足當館閣校刻經文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
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
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
所傳趙注之不全者眾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
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與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
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客}所
纂五經鉤沈亦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
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

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及老眼
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篇敘亦出趙氏
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敘與章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
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
爲善之善已疏非孫宣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
疏者卽略改數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譏
其疏陋不足觀非過論也

書荀子後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景氏東白樓中抽架上
有楊倬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爲巾箱本諸子自老莊外唯此
爲得之最先也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
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

孟子爲能卽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之論然其少異於眾人者眾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卽以氣質言亦不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得版本不甚精曾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未經楊氏改易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

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尙未經改竄余亟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向嘗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卽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倣前例爲之離絕者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明鐙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善本疑若有鬼神爲之賜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之閒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顓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遠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頤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頤名而其實卽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

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無持擇疏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而爲之審定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其閒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錫糠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

與錢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文昭拜白辛楣先生閣下友朋來自金陵者咸云閣下之於僕曲相推飾人有異論輒挂其口使不得發此自是謙德厚道之所形聞之彌用自愧閣下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

楷模得師若此允無間然深爲一方士子幸矣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指摘彌復切當源流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欲沒著書者緝綜之勞而并慮後人紛更之失致揜其前美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卽僕向來持論亦然然於此書反覆考核瑕豐甚多若遽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閒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簿可徵確乎不謬今若欲仿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爲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署云兗州又河間孝王開傳云封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則當並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署云冀州夫州之爲境也遼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以相函蓋何所當乎且考章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

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玄之下署云陳州卽郡國志並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字若以愚見揆之陳字亦不可留蓋淮陽之在前漢本爲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今玄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但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兼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係以會稽又係以汝

南是又誤以茂曾爲兩縣之侯也夫旣明曰鄉侯而可曰縣侯乎卽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畫一愚以爲不若并州郡而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蠡吾侯翼一段閣下校勘極細足以正熊氏之謬然猶以爲當仍其舊愚意頗似有所未安蓋翼爲河間孝王開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建光元年貶爲都鄉侯遣還河間則此以後事仍當以翼係於河間之下本末方得具明所受蠡吾之封則父開請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卽後桓帝封兄顧爲平原王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熊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乎而追尊顧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匪細後人將於此置喙焉而可輕徇乎至若始封之君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

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之上乃齊武王縯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以興嗣仲二王乃始封也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封縯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興則書曰紹封考建武十五年方追諡縯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率意妄造者乎又魯王興後徙封北海子孫訖於漢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皆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熊氏旣皆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闕文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福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

表傳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當與熊氏分過矣又有安眾侯劉宣即安眾侯劉崇之從弟襲封爲侯者又慎靖侯劉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並置之異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宜徑削之也他如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並遺之若按章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唐宰相世系表亦尙有可補者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舛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王睦之子如威如毅皆綴於其叔父之下此類更不可枚舉若一切因循不但爲無用之書反慮其足以惑亂視聽質之鮑君其意亦欲仍舊而附駁正於其左如集解索隱注史記之例既完然爲熊氏之書而又不以其誤誤後人洵兩得也但如同姓入異姓之

類不識可改歸否閭下尙有以明教之

與王懷祖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書相出入者竝折衷之以求其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此書尙有管見所及欲請正者如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云大火者星家諱改也星中種黍菽糜時也竊意經於種黍句絕菽糜當作菽糜下所以云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也其傳之菽糜當爲衍文蓋星中可以種黍見於尙書考靈耀及尙書大傳等書

所言相同若菽則非五月所種不可以種黍菽連讀而去糜字傳此處於菽糜蓋無釋也

或云當作初昏大火中種黍大火者星也星中種黍之時也下以菽糜二字作經以記時也三

字作傳亦可備一說保傳篇工誦正諫正當如詩正大夫離居

之正蓋大夫之長也故注於此句下先釋工誦即云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并釋正諫也似不必依漢書白虎通改正諫為箴諫及增大夫進諫一句古人作文亦知避就之法未必疊用兩諫字為句也又行雖有死不能相為漢書作行有雖死不能相為竊意此較漢書為勝蓋有死二字是成文左氏傳有死無二有死而已此類不一作行雖有死語勢較健似不當反改從漢書也曾子事父母篇中有云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足下疑此語有誤此不必致疑也行之者從之也從父母之過如己實為之而非出於父母之本意然所謂引慝也少閒篇君曰足臣

恐其不足君曰不足此下脫一句方本補臣恐其足四字竊所未安前者已略論之矣蓋君曰足則有過於自信之意而臣之進辭也當婉故可以云恐也若君曰不足則但謙讓未皇而已其臣之進辭也當決施恐字則為不當故注於上二句云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於下二句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不也一有恐字一無恐字注可謂善體語意矣此愚向所以欲補以臣則云足四字也然不敢即入正文附見之而已方本專輒改易古字古語多不可信注中引詩節南山但稱節左氏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已有此例矣若伏之與服本可通用本命篇婦人伏於人也即其證采地之采本作菜音注疏中多有作菜地者不可謂誤文王官人篇醉言悴也言疑是猶之誤少閒篇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不

可二字疑誤倒足下其爲我更審之既觀足下所校本因并求
官本觀之其中復有鄙意所未愜者以東原之博雅精細與眾
人共事乃亦不能盡其長邪曩日曾共校此書其中是者亦棄
而不錄何邪今摘其當更定者數條於左與足下共商推之
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云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
操泥而就家人入內也案語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
出者也入人或作人入今從關本文昭案皆曰巢下本作室
穴也與之室何也蓋經乃睇下必本有室字故傳作如是解
今乃從別本作突穴而所釋者頗失之於鄙俚大不可解與
之室作與字爲古與猶許也不當改作謂下當作操泥而就
家人句入內也家人猶今言常人家耳哀四年左傳公孫翩
逐蔡昭侯而射之入于家人以卒漢書中類此者尤多云入

內正以足與之室之義若作操泥而就家語頗不足旣言家
又言人參錯複疊亦不成文理似不當從關本竊疑室穴也亦當本是室

內也與末句正相應穴與內形近致誤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案語云上
初昏大火中說曰星家諱改中種黍菽糜時也謂種黍與菽糜

二事皆以星中爲候此民事之常記星中則二事自見故云
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矩當爲巨夏時以菽爲
糜乃時食之大關文昭案上文大火中下本有種黍菽糜四
字或脫去耳今仍其脫而又曲爲之說君子之於幽也不言
審經文本無菽糜而鑿言之云已在經中斷無是理以星中
見種黍之候容可通以種黍必當在此月也以星中見菽糜
之候將非此月卽無菽糜者乎食矩本作食短關本作閔是

月也舊穀行盡新穀未升農民於此時常苦食短故以菽爲糜菽以佐食之不足非常食也何大之有記言啜菽飲水史言半菽不飽菽是穀之粗者故用以爲況耳小正閔而記之故辭之重如此然則上文本有菽糜二字明甚

下隕糜角亦再見若

食巨關從未見他書有引用者於複舉之意亦不顯

保傳篇有司齊肅案語云各本譌作參夙今據李彪傳改正文昭案參乃叁字之譌今卽作齊亦無不可唯夙字斷不可改肅注云齊夙謂三月朝也夙訓爲早與朝義合若齊肅而直訓爲三月朝不太遠乎

燕度地計眾案語云度各本譌作支今從方本文昭案度本作支故注云支猶計也後世尙有度支之官若正文本是度地則是常辭可不加注卽注亦當以度量爲義不當轉以計

字相比況蓋計字之義不顯於度字故也此亦失之

曾子制言中無忽忽于賤案語云忽忽各本譌作勿勿據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云勿勿猶勉勉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君子終身守此憚憚與所舉勿勿凡三言此篇言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正與前三言其辭同其所指則異前則憂其所當憂勉其所當勉者故曰終身守之若貧賤則在天不聞則在人於君子何與而何所憂焉而何所勉焉今獨改勿勿爲忽忽殊不可通

曾子天圓篇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形

家諱改

鳳非梧不棲麟

非藪不止案語云各本脫此十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文昭案此好事者妄增入也本文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形下卽接

云此皆陰陽之際也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今以鳳麟梧藪間其中其於陰陽之義何所當乎此之謬妄顯然易見奈何信之

武王踐阼篇王齊三日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案語云各本作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學記疏云師尙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文昭案唐人所見大戴禮偶脫此一句遽斷以爲鄭所加於文義全不考究竟似王奉書而入負屏而立與下言王下堂南面而立皆成齟齬果古本脫去而鄭增成之亦當從鄭況漢人所見本在前唐人所見本在後烏知鄭之時必無此一語乎曩時但以學記正義之說附於後於本文卻不敢遽刪不知何以不見從也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案語云各本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今從禮記疏文昭案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所謂逆取而順守也若創業之君既能以仁得天下安有忽反而爲不仁者如有之則始之仁也亦僞耳可曰以仁得之哉且未見夫開創不仁之主之可以待至十世者也不斷之以理而惟誤書之是信夫豈可哉

衛將軍文子篇終日言不在尤之內注在尤之外案語云此四字各本譌作正文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篇亦有此語無在尤之外四字今以爲衍文可以爲申殷勤亦可唯以爲注則大不可鄉學究作此語以曉童蒙尙不爾況作注乎

勸學篇於越戎貉之子文昭案舊本於越竝作于越荀子作于越字形相近前不依荀子而仍作于越者以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

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也皆作于字若荀子之作干越莊
子淮南亦有之說者或以爲漢餘汗等地是干亦音寒然則
各仍其本文可矣今以春秋有於越入吳遂改于爲於所謂
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凡舊本作於者官書普改爲于獨此又改舊于字作於

文王官人篇志殷而淡注殷盛也淡蓋深也文昭案舊本作
志殷如淡注淡蓋深字今檢字書無淡字或古有之而字書
失載要爲傳寫已久故注有此語抑或校書者所加後來誤
併入注中今既改正文作淡字矣淡與深有古今之分實則
一字作注者寧此之不知而猶疑其辭曰淡蓋深也邪竊以
爲當作案語云淡舊本作淡注末有淡蓋深也四字或校書
者之辭斯爲得之

而與如古通用今茲從方本改易矣

他如四代篇畢然畢卽皋字亦見莊列荀子今誤作畢朝事

篇不補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二語亦不加案皆不可曉

偷墮懈墮卽是惰字乃以爲譌其他脫句

武王踐阼脫於戶爲銘焉脫字

公冠立於席北脫北字

及注中脫誤之處非本校者之失固可以共諒也

與丁小正論校正方言書

方言一書戴君疏證已詳愚非敢掩以爲己有也然疏證之與
校正其詳略體例微當不同亦因其中尙有未盡者欲以愚見
增成之故別鈔一編今不能卽寄聊舉一二乞足下審正之大
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
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彫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
以徧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如卷
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眾長謂

之永案延長也已見於上似可不必復出蓋此自爲下文各見其義故先竝舉之於上揆以文法斷當如是考之宋本亦無不同今或但舉李善注稽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爲誤夫善此注特櫟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耳爾雅疏始誤以爲卽方言本文此不可以穉年小也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卽當云永眾長也而後可不然兩句復沓於文義殊未安方言此語亦祇大判而言其實通用處正多也又卷二秦晉曰靡注靡細好也亦因李善注引作靡靡遂補一靡字不知善但順兩賦之成文耳長門賦夫靡靡而無窮魯靈光殿賦何宏麗之靡靡今必強此注以從彼拘矣且王逸注招魂云靡緻也李善注文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皆以一字爲訓而義正相同故凡此類皆不敢從正文如卷六掩索取也或曰狙注狙伺也宋本如此不

誤俗本始誤作狙今因卷十有担取也音祖黎遂移彼以易此不知狙伺而取正與掩取義同又閭咎開也因廣雅咎作苦遂從之夫苦之訓開他書未見竊疑當是苦字苦蓋雖皆所以覆屋而蓋亦可以爲戶扇見荀子宥坐篇九蓋皆繼楊倞注又案說文蓋苦也周禮夏官圉師茨牆則翦闔康成注闔苦也然則苦與蓋闔義皆同而此則訓爲開夫字固有反覆相訓者余以爲與其從苦字之無義不若定從苦字此因形近致誤耳又厲叩爲也亦從廣雅改叩爲印夫印之訓爲亦未經見而叩與昂通激昂正振作有爲之意不可因曹憲音爲於信反遽棄方言而從之也又卷十諫不知也諫音癡眩戴本改作諫引玉篇諫不知也丑脂丑利二切諫同上又力代切誤也戴謂以六書諧聲考之諫從言泰聲可入脂至二韻諫從言來聲應入代韻不

得入脂至韻作諫非也竊以爲不然姑無論古讀來爲黎常與思協卽與癡同一部如素問云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漢柏梁臺詩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又廣韻從來之字如齎來俛皆與釐同紐竝在之部今必謂從來得聲者應入代韻其可乎卷十一蠅東齊謂之芊俗本芊誤作芊案蠅似黽其聲蓋與閔相近楚姓之芊其聲亦相近故注以此類皆不宜別立名是也今若作牛芊之芊雖與蠅亦一聲之轉而究不若蠅芊之轉之尤切況蠅微蟲也芊家畜也皆有定名矣而云蠅亦可呼芊芊亦可呼蠅不亂名乎而反譏郭氏何也卷十二嫋嫋嫋也舊本嫋作嫋乃俗慢字舊音薄丹反注云爛慢健狡也雖與今之爛漫義不相近而其音正同顧乃改慢作嫋讀爲爛嫋有何據乎又蒔殖立也以殖

爲誤云當從曹毅之本作植案周語云以殖義方韋昭云殖立也與此訓正合卽左氏襄卅年傳鄭興人之誦殖與嗣協釋文殖是吏反與蒔聲亦相近何必植之爲是而殖之爲非乎至注中之字如卷三軫戾也注相了戾也案軫與軫同了有樛曲之義作了戾方切軫字義考酉陽雜俎云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了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正與考工記老牛之角軫而昔義合又導引經云又手項上左右自了戾不息復三又字亦作繚戾劉向九歎云繚戾宛轉阻相薄兮詩魏風葛屨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朱子卽以繚戾釋之於古義有合也今又因李善文選注之誤字而改作乖戾則與正文戾也之義殊遠并注中一相字亦贅矣

楊倞注荀子修身篇云擊戾猶了戾也宋本世德堂本俱作了戾不誤元時本誤了爲子今俗間本亦改爲乖戾矣

卷九矛骹細如鴈脰者謂之鶴郤注今江東呼

爲鈴釘案說文鈴字下云令丁也方言俗本皆作鈴釘尙仍其誤卷十一姑蟹謂之強蚌注建平人呼芋子芋卽蚌也足下謂強蚌當讀強芋良是乃俗閒本竝誤作芋卽姓也爾雅疏又因誤本而改作芋楚姓也唯陳隅園方言類聚本作芋卽蚌也且明其說云今吳會閒通呼爲芋子作卽姓者誤是皆當改正也卷十三姚姣好也注謂姣悅也正與卷一好或曰姣注言姣容也合俗本誤作謂姣悅也夫姣變婦人汚也其誤甚顯不當猶仍之又憚怛惡也注怛懷亦惡難也俗本懷竝誤懷案卷七憎懷憚也陳曰懷今據以改正至於舊來之音有出郭氏者亦有後人附益者其所音閒與今世所讀不同如謾之有莫錢反凡兩見豈可刪乎抱婉耦也卷二俗誤作抱婉音追萬反一作婉又於耦也注下有音赴二字戴本乃移音赴於抱字下案抱一作

抱同音暴後云房報反江東呼藍乃音央富反則抱字本不音赴婉字宋本作婉從女兔聲廣韻與赴同一紐乃玉篇音爲孚萬切產婉也又出婉字云同上案產兔俗始加女作婉與婉婉之字混玉篇於婉字音無遠亡辯二切若從兔則與孚萬之音迥異只當音婉下爲得之故今少有更易又案正文耦也與抱婉義不近疑有錯簡或是敵耦也故注云耦亦匹互見其義耳抱婉下或有孚也字孚亦音赴故臆測如是然無左證未敢卽以爲然也又蠲有圭音詩古蠲爲饅三家詩作吉圭爲饅是也舊本音涓下誤作又一圭反乃又一音圭之譌耳見卷三又蟒南楚之外謂之蟪蟒下宋本蟪音近詐亦呼蚝蛸卷十玉篇蚝蛸蟪蟒蟲也正相合俗本方言誤作吒啗此必當改正又下春黍謂之蜚蛸注江東呼蚝蛸舊本皆不誤廣韻蚝字下云蚝蛸蟲

蛭字下亦同今必據詩釋文而改爲蛭蝻似可不必文昭又竊疑上蟒一條並不指食苗之蟲郭注云蟒卽蝗也蓋卽依爾雅蟒王蛇生義故於蟪蟒下云亦呼蛭蛭加一亦字亦春黍之呼蛭蛭也於或謂之蟪音膝而不音特意亦可見但於宋魏之間謂之蟪尙未有左證然舊亦音貸不音特蛇之文固有如玳瑁者當因此名之耳此須足下爲更審正之又抒癰解也卷十舊本抒音抒井誤也宋本作抒渌考之廣韻抒渌水俗作抒則渌乃渌之誤字若抒井義甚僻詩大雅生民篇毛傳云掄抒曰也胡不引此爲音故知亦必非抒井也至正文之義亦尙有可通者如卷十三魏能也案周書謚法解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此非魏訓爲能之證乎又懼病也案凡人性怯者多苦畏非懼卽病之訓乎且懼又可轉爲癰亦病容也又癰陸壞也案

太玄經度之次三小度差差大癰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范望注云事之骫癰故傾危也此非癰訓爲壞之證乎但彼癰字从木字書所無定傳寫誤耳又賦臧也臧當作古藏字訓賦斂所以爲收藏也至於字畫亦有不可盡依說文者如蛾蟪卷一說文羸从女羸省聲遂據以改蟪作臠案羸乃力爲切音不近或當是羸省說文於羸字云從貝羸聲羸字下云或曰獸名象形闕郎果切郎果之音本不出於許氏羸音訓本有闕或元有盈音未可知也故與其作蟪不若徑從說文作羸爲猶愈矣又餽謂之餽餽卷三說文止有餽字从食易聲徐盈切遂從之案劉熙釋名餽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此諧聲爲釋不更出从易之餽字廣雅本亦然陸德明音周禮小師注云餽辭盈反李音唐是一字有兩讀今謂辭盈反者當从易音唐者當从易

於古未有聞也又如𧮮字不當改爲𧮮古字少一字可兩三用漢書律志地理志邈字亦省作𧮮可證也𡗗字不當改作寂𡗗字不當改作𡗗漢人作隸已不能如篆法之嚴此等字縱出自魏晉以下然相傳已久在今日不猶有古意乎至郭注引書微與本文不同亦不可改也如引外傳余病殍矣本書殍作喙引漢書初陵之塠本書塠作櫛此皆不改獨引左傳餽予口於四方則改予從本書作其字此或郭公偶爾誤記或因與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致餽余口文相涉致誤此類古人多所不免正不必爲之彌縫也余又疑正文卷一碩沈巨濯訐敦夏于大也齊宋之間曰巨曰碩下便當接以陳鄭之間曰敦至于通語也止中間凡物盛多謂之寇四十九字當別是一條足下細審之以爲然否戴君通人在日文昭敬之愛之情好甚摯今此書

若無戴君理之於前使文昭專其事紕繆當益多決不止於此區區數條而已今戴君已沒寧忍爲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書流傳既久其考訂必非一人精力所能盡戴書之善者已盡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所見不又有出於文昭所見之外者乎願足下先爲吾斷其是非焉如有新得乞卽錄示是望

附錄

先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

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

段玉裁撰墓志

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年雖耄孳孳無怠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竝作几閒無置茗盃處篝燈至夜半而後卽安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迢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抱經堂

藏書數萬卷皆是也

同上

先生撰儀禮詳校謂鄭注亦不能全是後儒倚撫確然有當者以小字綴於下賈疏本多謬濫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或潤色其辭或增成其義有採用者必明注其下俾不至全失本文宋元以來至同時諸賢有所發明者輒一稱引及之嚴元照頗致譏焉然先生校書不墨守一家不專主一說惟善之從冀以求經指便後學其指趣然也

儀禮詳校

先生自序鍾山札記曰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啟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故隨所得輒錄之不辭竊取之誚幸免攘善之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盡也飢寒不恤而剗刷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

而棄之其龍城札記則先生歿後始刻者二書所記泰半引他人之說自序明言之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

翁覃谿曰今之學者稍窺漢人厓際輒薄宋儒爲迂腐甚者且專以攻程朱爲事虞道園有言此特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矣抱經題跋諸篇謂世人於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議其全又於妄生詆譏如郭宗昌者則昌言排之宜其校正古今虛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

送盧抱經
南歸序

繆荃孫曰自來校讐之學漢則劉向揚雄宋則梁燾鄭穆而校記之流傳於世者亦止荀子考異文選同異至有清一代凡舊書皆有校記盧氏校書參合各本擇善而從頗引他書改本書而不專主一說故嚴元照詆其儀禮詳校顧廣圻譏其釋文考證後黃丕烈影宋刻書遂主依樣上板不易一筆各本同異另

編於後兩家各有宗旨亦互相補苴云儒學傳稟

抱經弟子

臧先生庸別見玉林學案

李先生兆洛別爲養一學案

丁先生履恆

丁履恆字若士一字道久號東心武進人嘉慶辛酉拔貢戊辰召試充文穎館膳錄授贛榆縣教諭遷山東肥城縣知縣在官有聲績以憂歸卒先生學兼漢宋必求有得於心不務立門戶著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編思賢閣

集參武進陽湖合志

抱經交游

秦先生蕙田別爲味經學案

翁先生方綱別爲覃谿學案

錢先生大昕別爲潛研學案

戴先生震別爲東原學案

王先生念孫別爲石臞學案

汪先生中別爲容甫學案

梁先生玉繩別爲錢塘二梁學案

孫先生志祖別爲頤谷學案

丁先生杰

丁杰原名錦鴻字升衢號小山又號小疋歸安人乾隆辛丑進士官寧波府教授純孝篤誠嘗走滇南迎父柩歸葬家貧不能得書就書肆中讀肆力經史旁及說文音韻算數初至都適四庫館開任事者延之佐校遂與抱經及朱笥河戴東原金槃齋

程易疇諸人相講習其學長於校讐與抱經尤相似得一書必
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於大戴禮用功尤深著有大戴禮記
繹謂易鄭注久佚宋王應麟哀輯成書惠氏棟復有增入審視
兩本多舛入鄭氏乾鑿度注又漢書注所云鄭氏卽注漢書之
人非康成乃刊其譌定其是復摘補其所未備著周易鄭注後
定凡十二卷又有小酉山房文集嘉慶十二年卒年七十先生
考證精覈爲時所推胡氏渭禹貢錐指號爲絕業摘其誤甚多
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河患之棘由九
河堙廢而害始於齊管仲能臣決不自貽伊戚班固敘溝洫志
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
秦楚之際矣又謂惠氏棟尙書大傳輯本疏舛如鮮度作荆以
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

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爲一亦不可曉最後讀黃佐六
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中乃知惠氏又因黃而誤也其爲人校
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
困學紀聞補箋字林考逸蘇詩補注等書子授經傳經皆能世
其家學有雙丁之目授經字湘士嘉慶戊午優貢佐嚴鐵橋可
均成校說文長編甲乙丙三編參許宗彥撰傳 儒學傳彙 湖州府志
附錄

先生嘗與翁覃谿補正朱竹垞經義考序年月博采見聞以相

證合

翁撰傳

與許宗彥闡繹墨子上下經大有端緒

文獻徵存錄

方言善本始於戴氏先生采獲裨益最多

抱經重校方言序

先生嘗言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顛倒見端知邦非精

清儒學案卷之二十一
照爲孤清不可增濁聲也疑泥孃明微來日爲孤濁不可增清聲也非卽邦之輕脣不可併於敷微卽明之輕脣不可併於奉影爲曉之深喉喻爲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顛倒爲影曉喻匣也

許撰傳

趙先生曦明

趙曦明初名大潤易名肅晚復更名曦明字敬夫江陰人諸生居近瞰江山因以爲號性剛直持正博覽好古不自表襮抱經主江陰暨陽書院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及移講席鍾山招以相佐校抱經藏書幾徧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氏日鈔相近注陶徵士集及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晚注顏氏家訓六卷抱經爲傳之詩文集外又有桑梓見聞錄八卷卒年八

十有三

參抱經所撰
瞰江山人傳

附錄

先生注顏氏家訓甫脫藁而病歿抱經爲之序曰敬夫先生方嚴有氣骨與余游處十餘年八十外就鍾山講舍取宋本顏氏家訓爲之注余奪於他事不暇相佐也又甚惜其勞謂姑置易明者可乎先生曰此將以教後生小子也人卽甚英敏不能於就傳成童之年聖經賢傳舉能成誦況於歷代之事蹟乎吾欲世之教子弟者旣令其通曉大義又引之使略涉載籍之津涯明古今之治亂識流品之邪正他日依類以求其於用力也差省書成未幾而先生捐館矣余感疇昔周旋之雅又重先生啟迪後人之意烏可以無傳翻然變余前日尙簡之見而更爲之加詳以從先生之志則是書也匪直顏氏之訓亦卽趙先生之訓也

抱經堂集

清儒學案卷七十二終



